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舉人臣吴壽朋

繪圖監生臣孫大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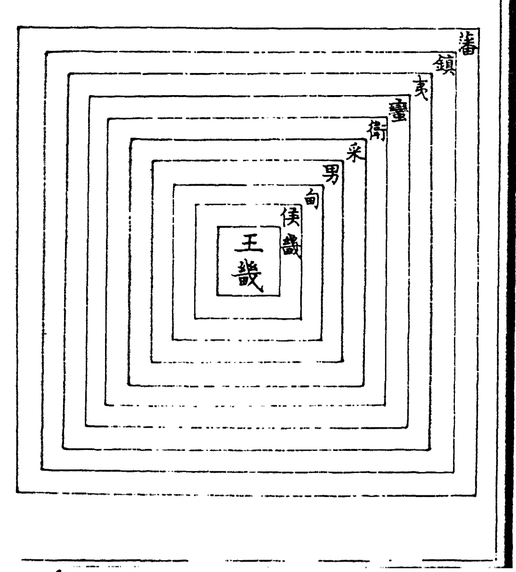
禮器圖一

月令中星圖

案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則婁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虞書所言皆昏星故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盖月令舉月本則書舉月中也月令之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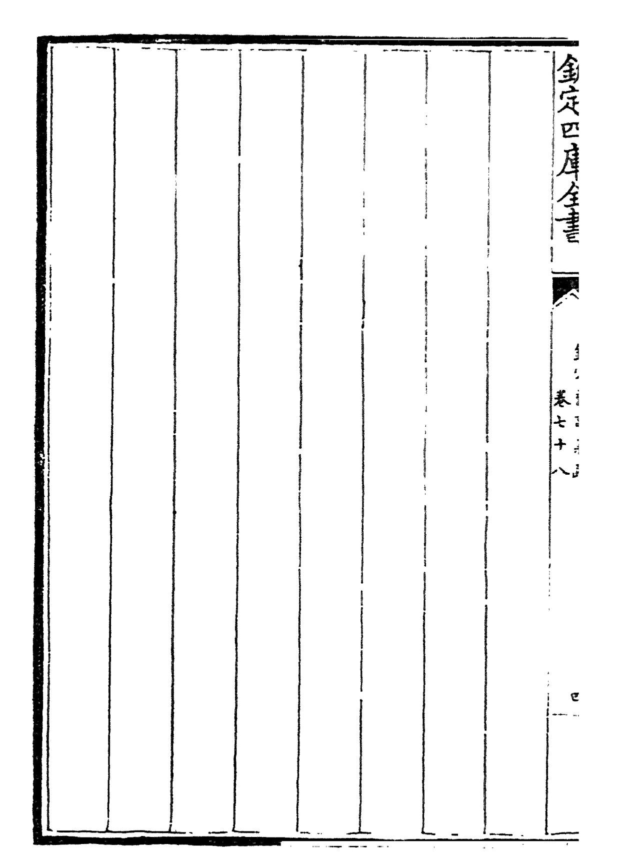
次皆互見也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一月之内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為歲朔數周則為年是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

九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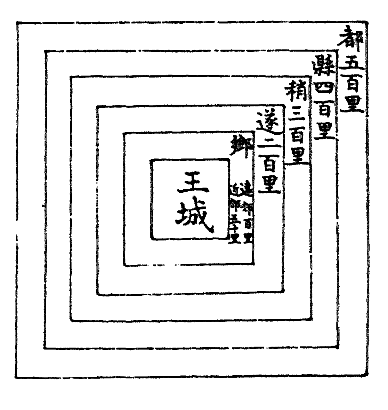


案周之王畿與九服共方萬里故此九服除王畿之外每服言又方以别之畿者限也樹之封疆而限千里故曰王畿侯者侯也為王斥候服者服事於王甸田也為王治田出税男者任也為王任其職理采事也為王事民以供其上蠻者縻也以政教縻之又蠻服大司馬謂之要服要者以政令要束為義於四要之内方七千里故王制注云周公復唐虞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凡七千里夷之一服在夷狄

之中故以夷言之鎮服入夷狄又深故須鎮守之藩服者以其最在外為藩籬也　案衛服之外聖人雖制其服而不必其來臣故武成洛誥康王之誥諸篇俱止言五服耳



邦畿



案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則天子面五百里為王城百里為郊郊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近郊之宅田士田賈田遠郊之官田牛田牧田任其餘地皆謂之郊以其與邑郊故也二百里為甸甸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三百里為家削削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削以其削於縣都故也四百里為邦縣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

縣以其係於上故也五百里為邦都所以封公與王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　案此周制也周九服侯在畿外夏則五服甸在畿内也

千乘圖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十里

共積方里者萬

案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周禮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盖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惟天子則六軍大司馬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則與鄉遂異故鄭氏注小司徒井十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為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至其計地出軍之法則司

馬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天子諸侯兵賦之通制也

井 邑 丘 甸 縣 都

九夫為井

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

四甸為縣

四縣為都

案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王制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畞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畞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畞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畞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畞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前漢志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

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戸一人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盖井方一里為九夫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

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都鄙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賈公彥遂謂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也豈知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且

大田之詩言曽孫来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扵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此非鄉遂井田之事乎載師所徵之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固有不為井田者矣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而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而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而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扵采邑

已哉　又案周禮遂人十夫有溝即一井九夫之地百夫有洫即井十為通九十夫之地千夫有澮即通十為成九百夫之地萬夫有川即成十為終九千夫之地而云十夫百夫千夫萬夫者皆舉成數也遂人凡治野節首言治野末言以達於畿則此溝洫之制自四郊達於王畿皆然推此內而六鄉外而侯國其溝洫之制一準乎此可知矣盖此溝洫即井田之溝洫而周人井田之制自鄉遂而都鄙而邦國無二法

也康成乃分井田溝洫為二法而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不知小司徒言井牧其田野不分鄉遂都鄙而遂人掌溝洫之制言以達於畿則亦兼都鄙孟子曰鄉田同井鄉亦未嘗不井授矣

朝市廛里圖

民廛	後 市　市	民廛
民廛	中 宮　公	民廛
民廛	右社　前朝　左祖	民廛

案建國之法前朝後市左右三屢朝有三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内朝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司士掌之辨其貴賤之等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與立君焉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天子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外燕朝在路門之内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内朝玉藻所謂路寢也市以應天市

之象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其中有肆有思次有介次物有不中度者市不得鬻法至嚴也廛有市廛有民廛市廛者即貨物所聚之地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皆集退則閉之非民廛也民廛則在王宮之左右各有三所周官載師所謂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是也何休范甯趙岐皆云在

邑廬舍二畝半合在野之二畝半為五畝也詩云上入執宫功者此也蓋古人立國都亦用井田之法畫為九區中間一區為王宫前一區為朝而左宗廟右社稷在焉後一區為市而商賈百物聚焉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為民廛君立朝而后立市固以寓先義後利之權君主中而市廛皆居外又以見居重馭輕之勢也

明堂圖

北門

玄堂右个 青陽左个

玄堂太廟

玄堂左个 總章右个

青陽太廟

太廟太室

總章太廟

明堂左个 青陽右个

明堂太廟

明堂右个 總章左个

東門

西門

阼階

中階

西階

南門

案楊氏復曰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為九室二說不同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乎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

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案考工言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朱子謂三間九架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也　又案自古明堂之制神農時曰天府黄帝曰合宫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其名之不一也淳于登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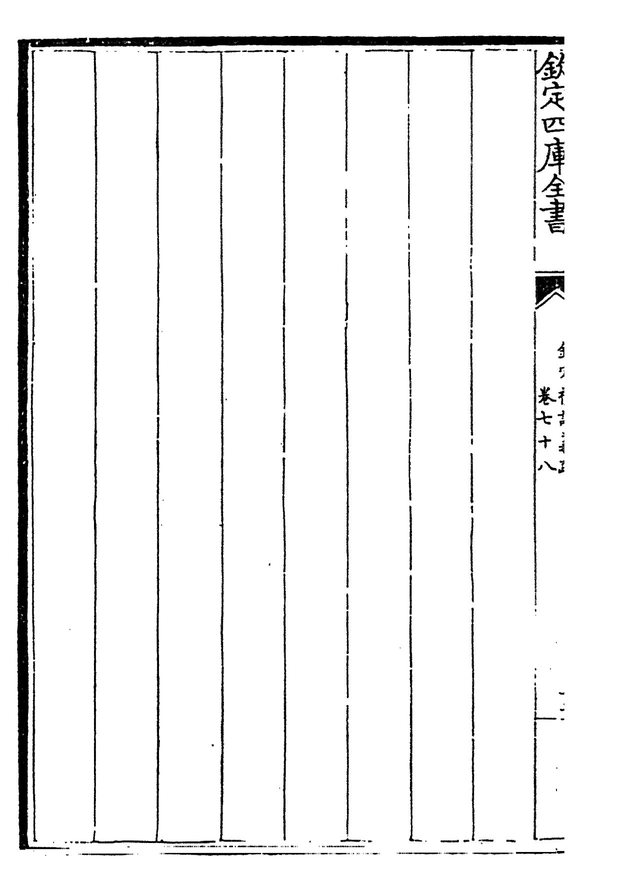
為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為在國南七里宇文愷以為在國之內鄭康成以為在國之陽此其地之不一也考工記以為五室月令以為四堂十二室大戴禮以為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公玉帶以為一殿居中環以複道此其制之不一也黄帝以之祀上帝堯舜以之祀五帝周以之祀文王鄭康成以為祭五人帝摯虞以為祭五天帝此又所祭之不一也要而論之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王者朝諸侯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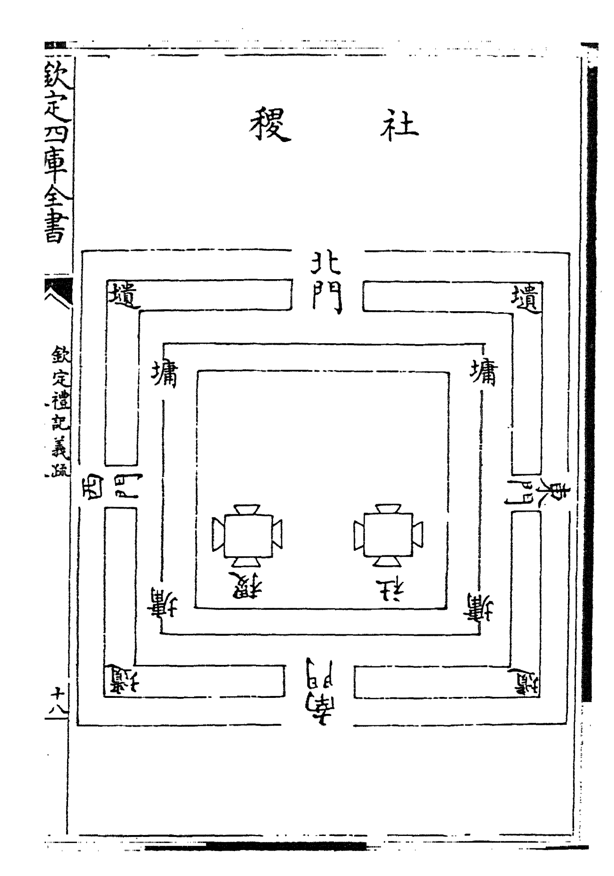
政令於此而嚴父配天之特典亦即於此交神明焉

非如左廟右社及有昭穆之宗廟也鄭氏乃以為或

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為互言之詞蔡邕又謂

明堂大廟辟雍同實異名豈其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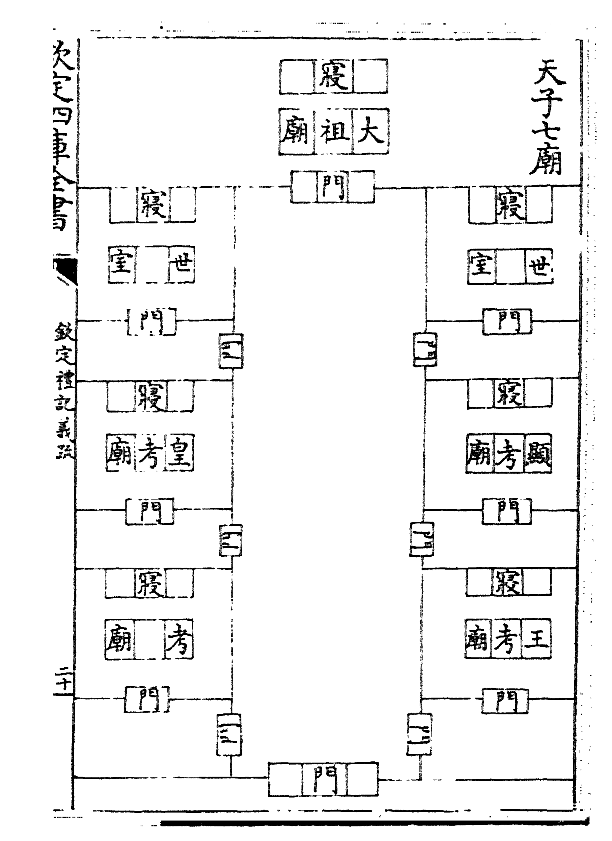


稷　社
北門
壝
壝
墉
墉
西門
東門
稷
社
墉
墉
壝
壝
南門

案大司徒設社稷之壝郊特牲云君南鄉於北墉下注以為社内之北墻大司徒疏謂中有壇壇四面有辟辟外有壝此禮書所謂其壝北面也又小宗伯左宗廟右社稷注謂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盖注以雉門為中門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禮書方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黒冒以黄土記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勝國之社則屋之其祭也賈疏以為同壇共位禮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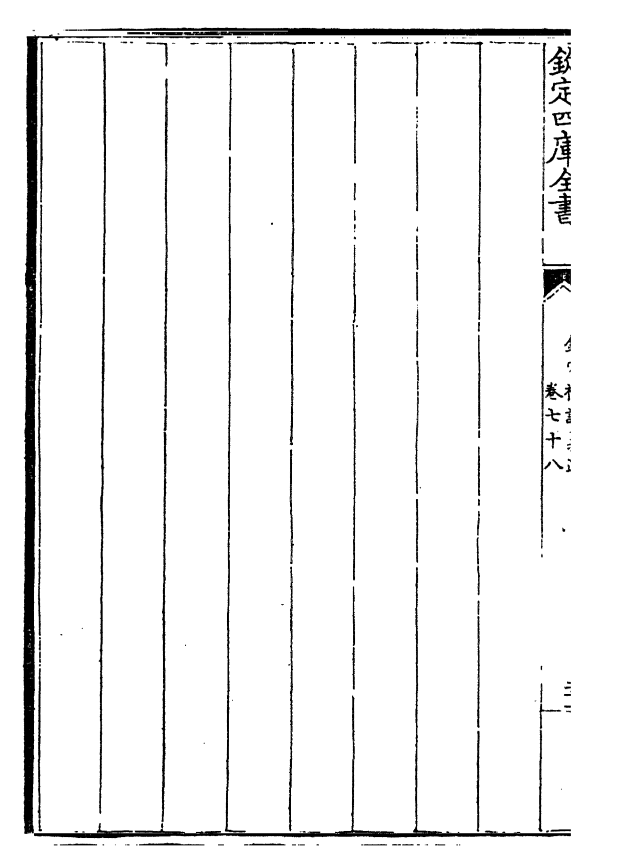
為社東稷西以理論之社稷本二神則禮書說為是
又鄭康成以社用石禮書云議者謂社主長五尺方
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
根在土中而本末均此臆論也夫石為地類先儒謂
社主石為之長石過尺五寸蓋有所傳然也

天子七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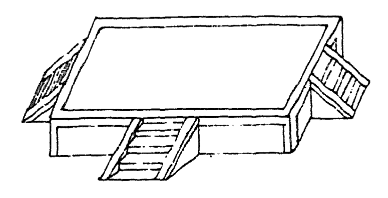


案廟說為禮家聚訟之門今依朱子說圖之以為折衷據朱子云廟制皆於中門外之左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大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祧亦曰世室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謂高曾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

其大略不過如此今由朱子說推之則五廟以下及劉歆九廟之說其制大概可知矣　又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以為大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為七廟韋玄成主其說而劉歆則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班固以劉說為是朱子雖兩存其說而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據此則以一昭一穆為宗亦曰世室之說未為朱子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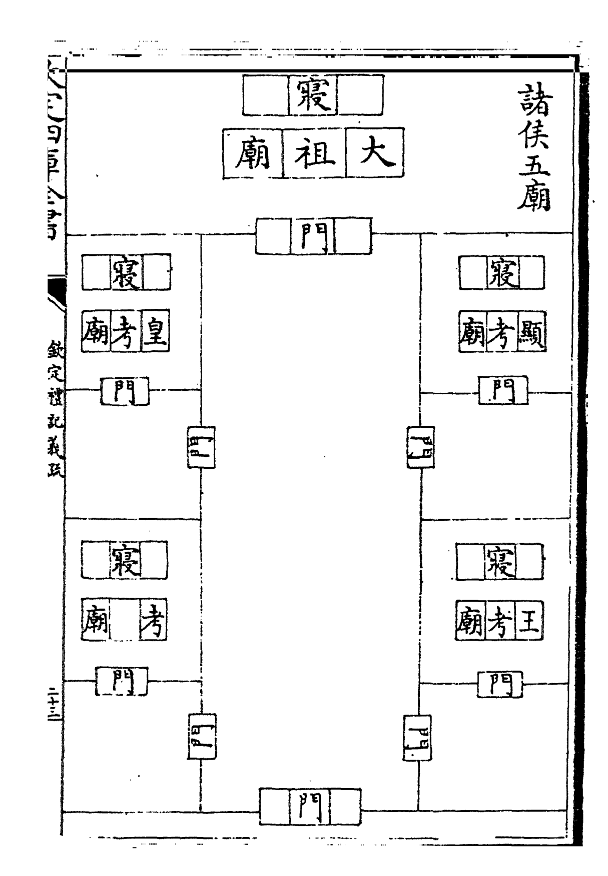
壇



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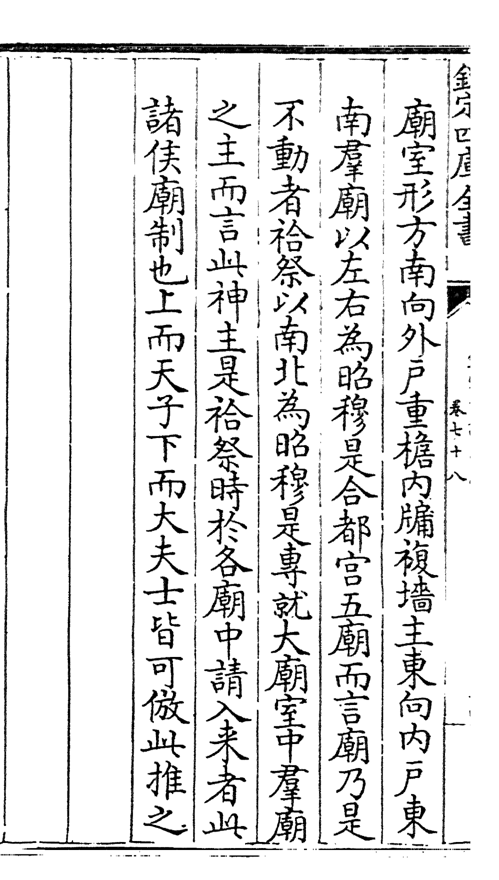


案天子七廟一壇一墠諸侯五廟一壇一墠大夫三廟一壇起土曰壇除地曰墠傳記皆不言其所禮記圖說載之大廟之西穆祧廟之北墠又在壇之西北於經無據據祭法壇墠有禱焉祭之又據金縢周公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此所謂禱也禱而特為之壇墠則平時無此禱始為之其地當去廟不遠但不敢以臆斷特別圖之


諸侯五廟
寢
大祖廟
門
寢
皇考廟
門
寢
顯考廟
門
門
門
寢
考廟
門
寢
王考廟
門
門
門
門

案禮記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無廟昭穆各如其數朱子曰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

周馬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盖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案



廟室形方南向外戸重檐内牖複墻主東向内戸東

南羣廟以左右為昭穆是合都宫五廟而言廟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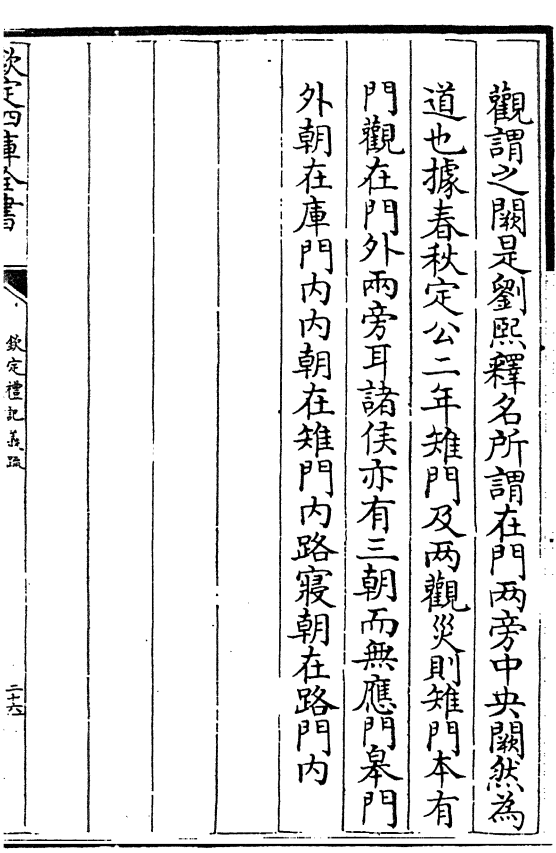
不動者祫祭以南北為昭穆是専就大廟室中羣廟

之主而言此神主是祫祭時於各廟中請入来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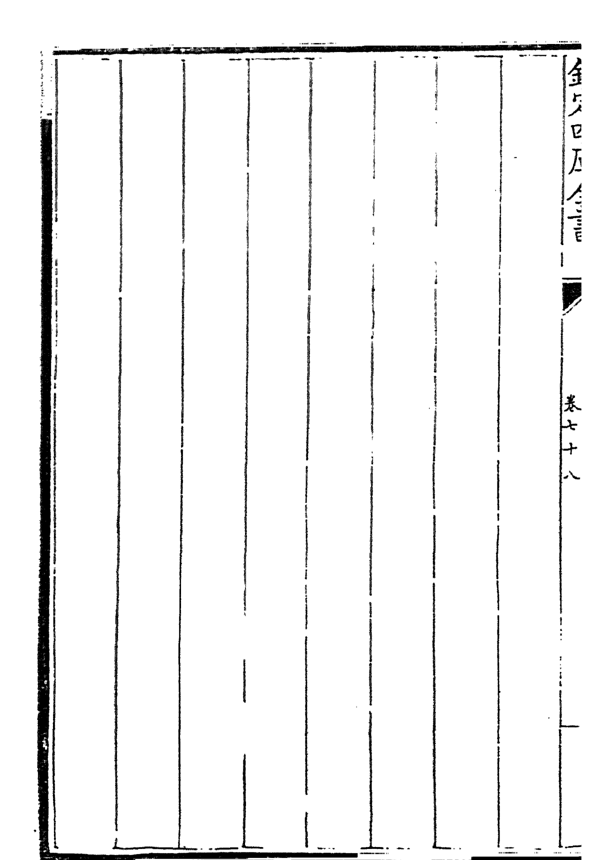
諸侯廟制也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皆可倣此推之

天子五門三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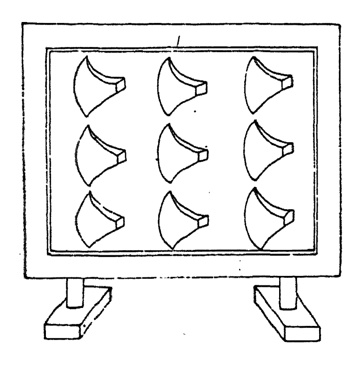
案朱子曰王宮之外門五一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鄭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內而設兩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亦曰虎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鄭康成小司寇注以外朝在雉門之外朝士注又疑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盖因雉門外有宗廟社稷故疑不得置外朝不知外朝為致民三詢之地雉門為人民觀法之區則外朝當在雉門之外故依鄭前注及朱子說以圖之又爾雅



觀謂之闕是劉熙釋名所謂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據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則雉門本有門觀在門外兩旁耳諸侯亦有三朝而無應門臯門外朝在庫門内内朝在雉門内路寢朝在路門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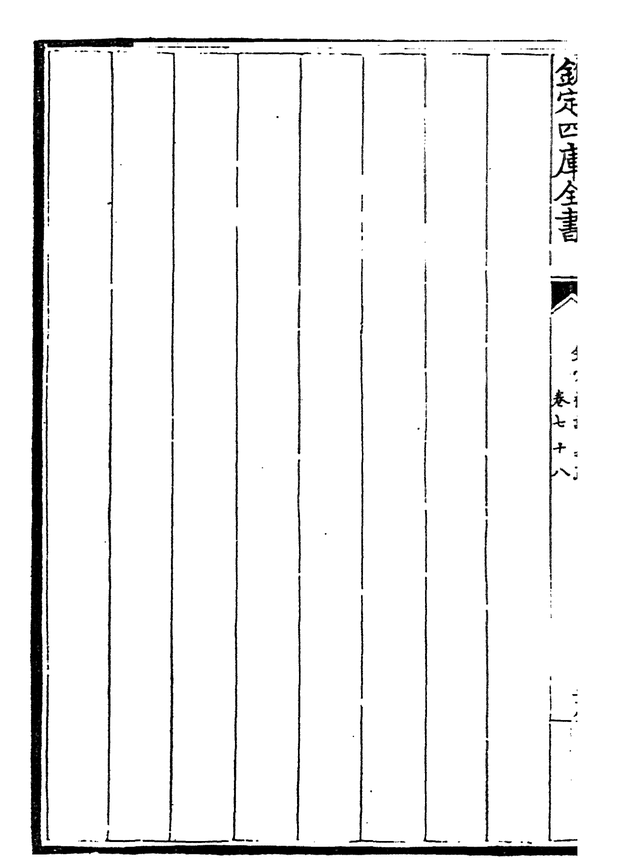


黼扆



案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户牖之間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賈疏云爾雅牖户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為斧又置於依地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户牖間是也漢時屏風以綈素為之綈赤也素白也象古者白黑斧文也　案扆或作依言其有所依也黼作斧言其有所斷也凡朝於寢覲於廟射於郊學朝於明堂皆於户牖之間設之又考士虞禮佐食無事出户負依南

面盖諸侯至士皆有依焉其畫與否則未之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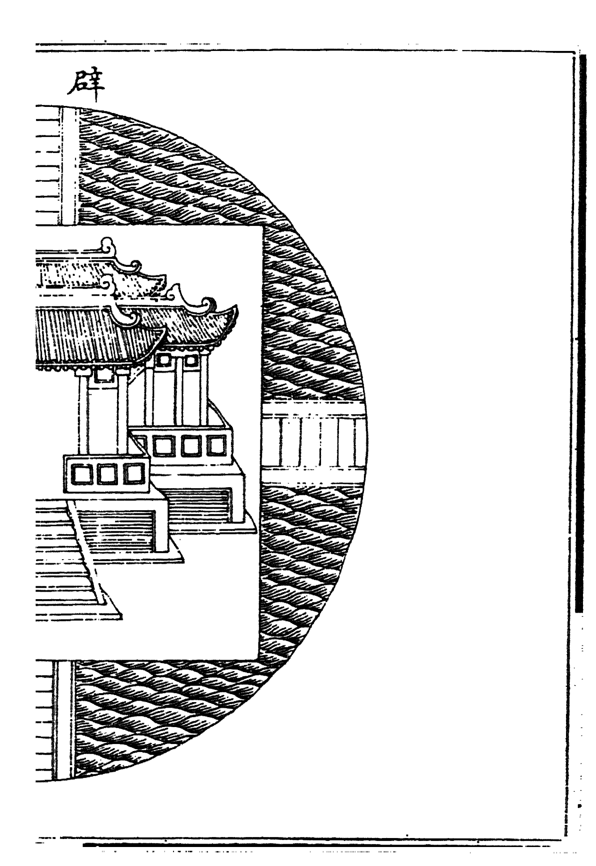
門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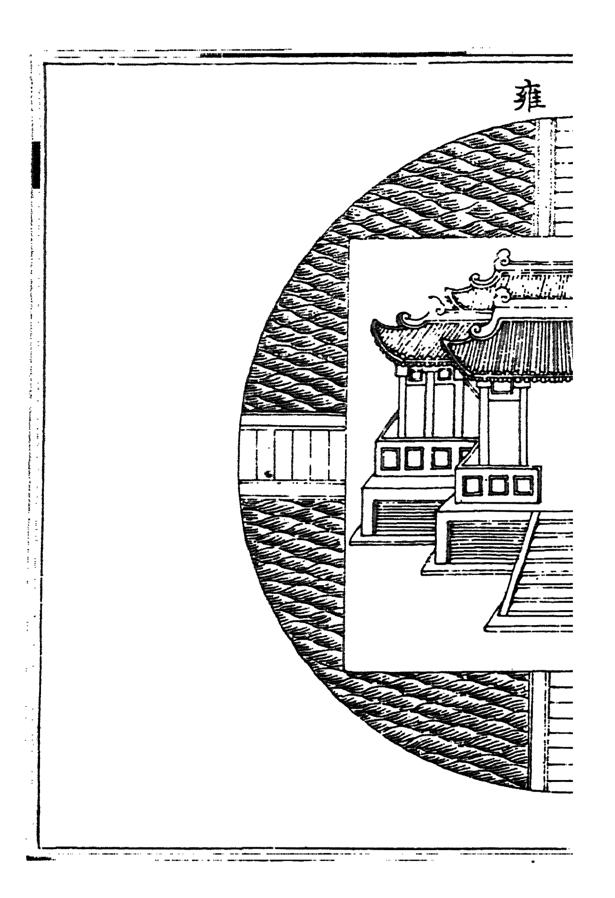
楣　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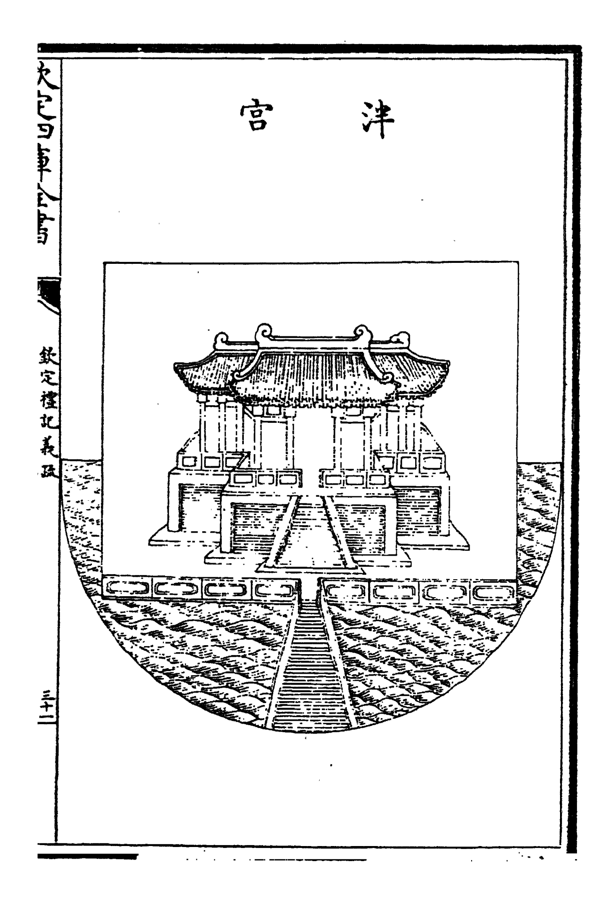
棖　闔扇　闔扇　棖

中門　臬　中門

案陳氏祥道曰爾雅柣謂之閾棖謂之楔楣謂之梁樴謂之杙在地謂之臬又曰橛謂之闑蓋介於門者楣也亦曰柣曰閾中於門者兩門之中也闑也亦曰闑曰橛旁於門者楔也亦曰棖又月令曰以修闔扇爾雅曰闔謂之扉則扇也闔也扉也其實一也　案鄭康成曰中門棖闑之中央則一門之中也故士冠禮以門中為闑西又孔疏云闑為門中所竪短木今依疏圖之


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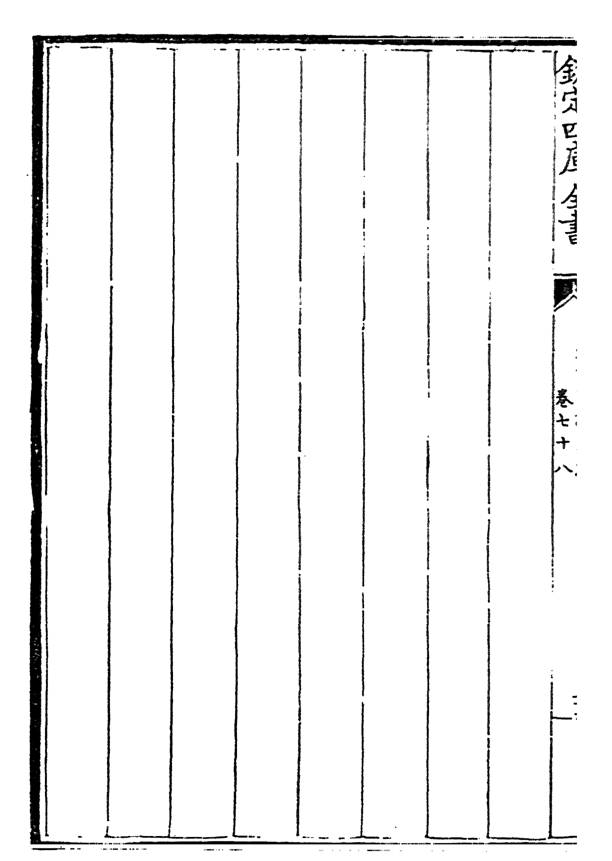

雍



泮宮

案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鄭注尊卑學異名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也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疏云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也頖是分判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曰以班政教也案廱澤名朱子詩注曰辟雍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泮宮泮水之宮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

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考辟雍古無此名其制始於文王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形則辟雍圓而泮宮半之周立四代之學而此則其所謂周學也



大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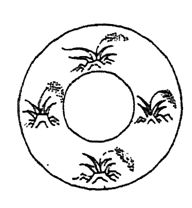
案周官典瑞王搢大圭考工記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杼殺也終葵椎也為椎於杼上示無所屈也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禮器大圭不琢孔疏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質之義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也陳氏祥道曰王朝日禮神執鎮圭而搢大圭既禮神矣宜置鎮圭而用大圭也且執鎮圭而搢大圭殆所執者摯而所搢者笏與

桓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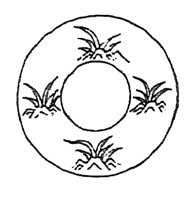
信圭

躬圭

穀璧



蒲璧



案此五玉即五等諸侯所執者虞書所輯之五瑞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桓圭周禮疏云桓若屋之桓楹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四植謂之桓柱之竪者竪之則有四稜也桓圭蓋以桓為瑑飾長九寸信圭躬圭皆長七寸周禮注云信當作身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欲其慎行保身陸氏佃不取其說特謂信圭直躬圭屈耳信伸也伯次於侯故少屈焉穀璧蒲璧周禮注云穀所以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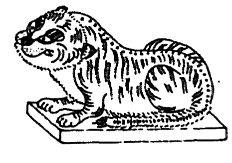
蒲為席所以安人蓋以縠蒲為瑑飾皆徑五寸不執
圭者未成國也大宗伯云七命賜國子男五命故云
未成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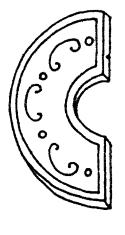
圭

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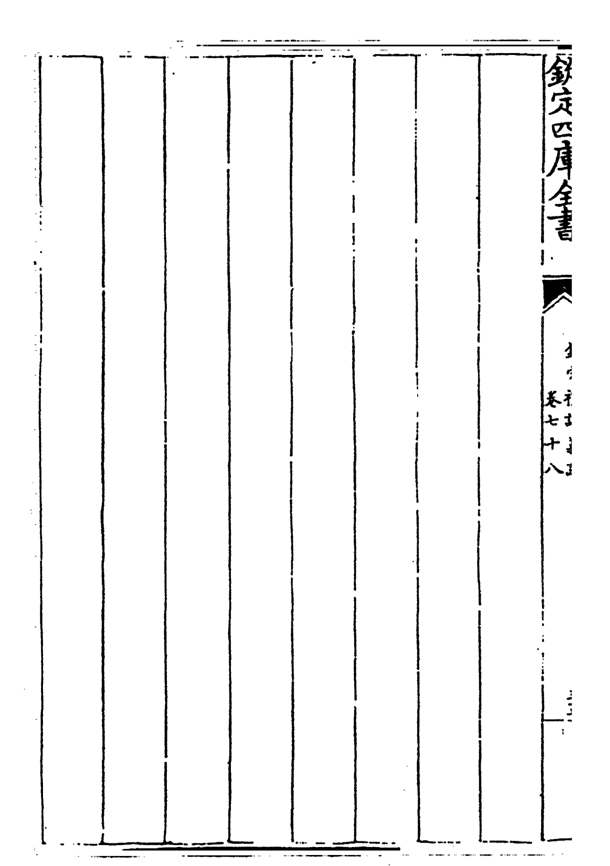
琥

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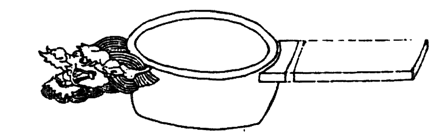




桊圭者長方上銳璋者半於圭琥為虎形璜則半環之象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玉之貴者不以他物儷之故謂之特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琥璜二玉下於圭璋不可專達必待用爵將之盖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以將幣故云琥璜爵也



圭瓚



案圭瓚聶氏崇義曰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流謂鼻勺流凡流皆為龍口又案大雅旱麓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黄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凡圭博三寸圭柄金勺𠒇牡相合處各長可三寸厚一寸博二寸半流道空径可五分後鄭云圭瓚以酌鬱鬯而獻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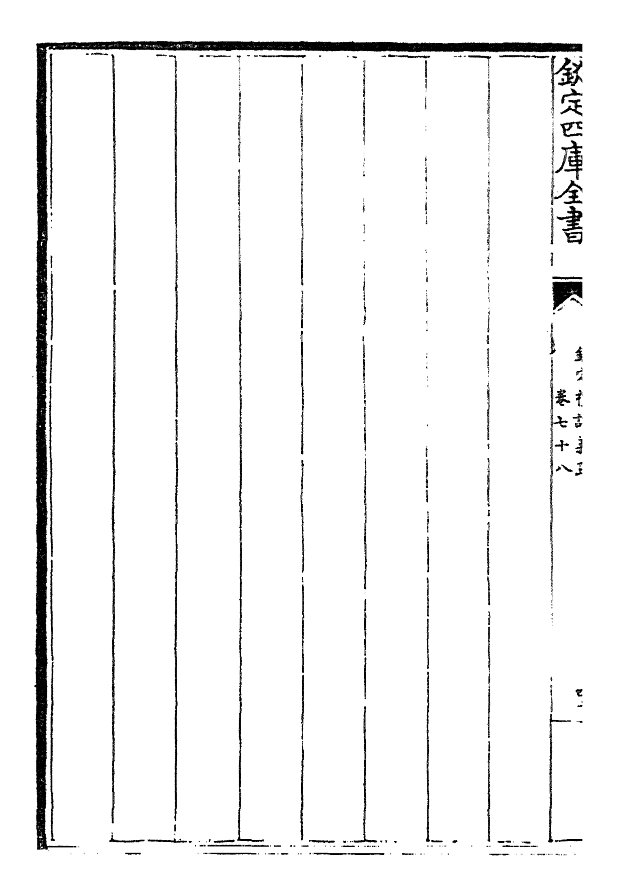
幣

束帛

案士昏禮納徵主人受幣士相見禮執幣不趨聘禮有書幣陳幣展幣受幣送幣有束帛加璧公食大夫有侑幣覲禮侯氏送幣周禮小宰凡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大宗伯用幣之禮各放其器之色宗廟則玄纁雜馬聘禮則制玄纁馬巡狩則用制幣馬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燕無幣而詩曰承筐是將則燕亦有酬幣矣禮記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五尋為匹每匹從兩端卷至中為一兩五兩十卷

為一束鄭注四十尺謂之匹古人每匹作兩箇卷子

猶匹偶也



羔

鴈

繢

繢

雉



纓

案羔鴈雉三者虞書所謂二生一死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以初死者言腒則乾雉也羔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布有績者孔疏以爲畫雲氣其飾據士相見禮有四維結面之文則其布當方也纓爲馬鞅孔疏謂即繁纓

龜



燋

楚焞

案禮記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蓋燋者然火之炬也契者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焌亦謂之楚焞楚其材也焞其體也契其用也焌與焞其

名一也契與作其義一也凡卜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折若從墨而折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歧細出則謂之璺折璺音問器破而未離之名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者決定其吉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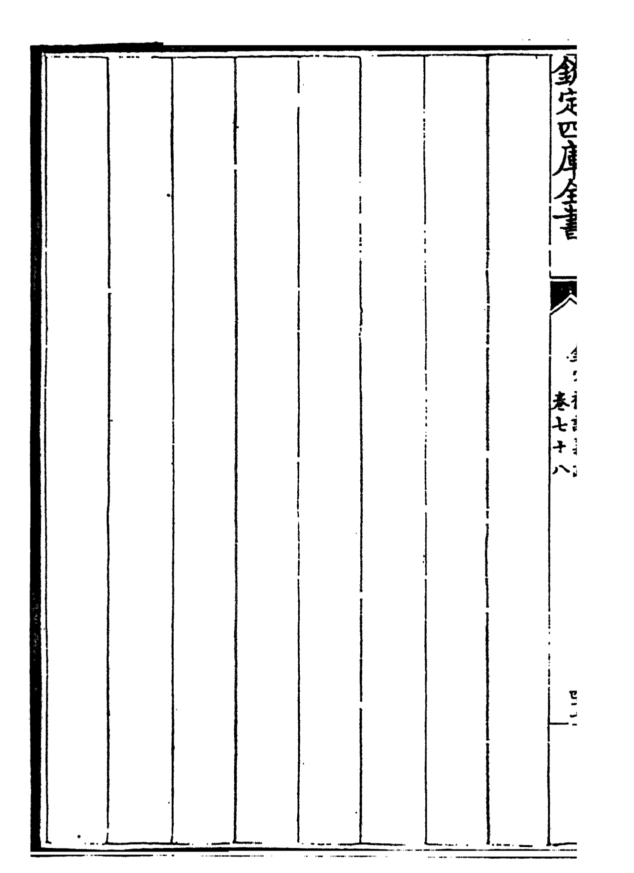
筮韇

案周書洪範稽疑用筮士冠禮喪禮特牲少牢俱用筮人有執筴抽櫝執櫝擊筮釋櫝立筮受命櫝筮之儀所以筮易而決疑也古筮法見於傳記有以前卦統後卦者有以後卦斷前卦者有無二卦言之者有專一卦決之者吉凶在人不可為典要也周禮有連山歸蔵周易三易之法儀禮有立筮坐筮之儀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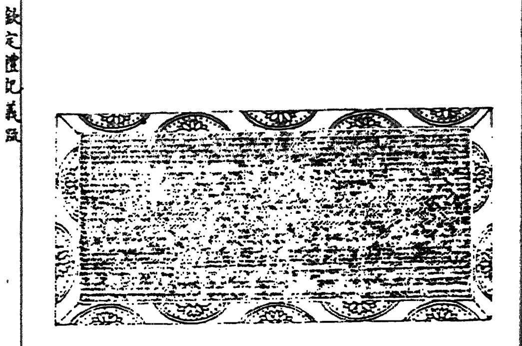
几

案周禮司几筵五几曰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書顧命四几曰華玉几漆几文貝几雕玉几王設几於左右優至尊也諸侯於祭祀陰事則右之於筵賔陽事則左之儀禮士昏士虞少牢有司徹皆設几且吉事尚文而几必變凶事尚質而几常仍授者拜而送之受者拜以荅之執者或横而或中受者或於足或於手避者或以几避或不以几避事親者奉而不傳敬長者掾以從之是皆稱情以為文之道也　又案

阮氏圖云几長五尺馬融則云長三尺未知孰是竊謂几由手授則馬說為長



席



案周書王牖間見羣臣朝諸侯則重蔑席（桃枝席）黼純（黼同斧繡斧黑白采純緣也）西序旦夕聽事則重底席（蒲席）綴純（雜采）東序養老饗羣臣則重豐席（傳謂筍席陳氏師凱曰下有筍席此當為莞席）畫純（五色雲氣）西夾親屬私燕則重筍席（以蒻竹之皮為之）玄紛純則王席皆二重周禮司几筵王朝覲大祭祀封國命諸侯及昨席皆莞筵（蒲筵）紛純加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畫純加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黼純凡三重諸侯祭祀蒲筵繢純（對方色）加莞筵紛純昨席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繅

席畫純皆二重王甸役則熊席喪事則葦席其栢注作槫席則萑黼純萑細於葦諸侯則紛純儀禮鄉飲鄉射皆蒲筵緇布純燕禮注賓席準鄉飲君席準諸侯昨席卿席如賓而重大射賓有加席公食大夫記賓席亦準鄉飲而特言常丈六尺又加萑席尋八尺玄帛純上大夫蒲筵加萑席純如下大夫注謂孤為賓如司几筵國賓席士虞禮有葦席厞亦用席禮器有越席蒲席郊特牲有蒲越藁鞂疏云今禮藁鞂祭天蒲越祭地王藻有蒯席非草席

要之席緣必華於席以飾必尚文也加席上席必華於下席上尊也故禮書云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則斷割之義惟王所獨是也又席有上下公食大夫疏所謂織之自有首尾可為識記是也又曲禮注云常席四人賔席一人席之大概如此其用之有單有重有加皆於分之尊卑辨之然司几筵王有莞繅次蒲熊五席而所設止有莞繅次三重諸侯所設亦各二重而郊特牲乃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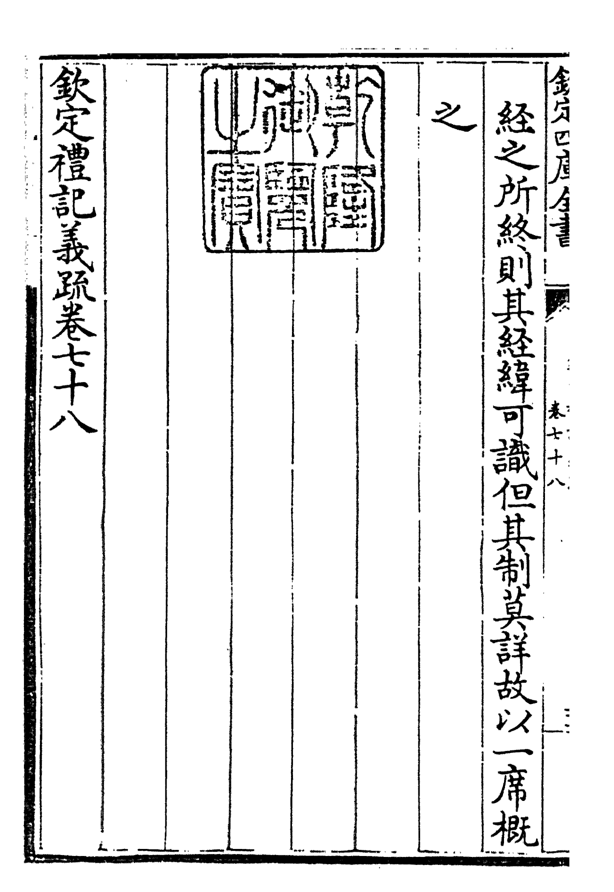
此互異故賈疏以郊特牲為大祫之席也然據郊特牲又言大饗君席三重則不止於祫矣大夫再重故鄉飲鄉射遵者及燕禮大射卿皆重其燕禮大夫不重者大夫之席繼賔賔席不重故大夫亦不重也公食聘賔其重宜矣其大夫不重為賔降也而君亦有為聘賔降者郊特牲所謂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是也又禮器云鬼神之祭單席故司几筵葦席士虞禮室中之席皆不言加其蒲越藁鞂亦不加可知餘

居恒坐席亦不加賔至則加故曲禮曰客徹重席又據鄭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賈疏云初在地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故諸經加席為席也然士冠禮單席亦曰就筵是對文則筵席别散文則通也又據禮器孔疏謂儀禮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所以鄉射大夫辭加席亦是一種席稱加者以上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變云加是可知重與加之分非定論也且至云席有兩則稱兩重席有

一則稱一重席一重席之説於經無考又據公食記云蒲筵常加萑席尋則加席視下席爲窄蓋以明著其爲加耳禮書云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考工記匠人度九尺之筵是也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繢布是矣抑不知席之制亦尊不過次卑亦不過蒯衽亦席類禮書云衽於文從衣與簟不同然不可考矣

又案席必有織組文公食禮云皆卷自末注以末爲

經之所終則其經緯可識但其制莫詳故以一席概之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佘嘉潁

繪圖監生臣周　緯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九 禮器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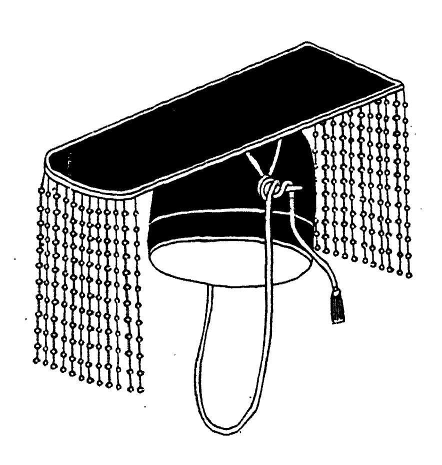
大裘

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玉藻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用龍袞可知也張融謂王至泰壇脫袞服裘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玄衣此皆無據陳氏祥道曰先王祀天有質以示内心之敬有文以示外心之勤内服大裘以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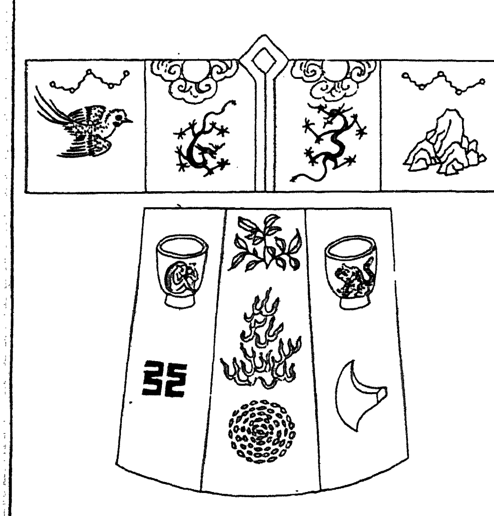
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内心廢

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袞冕



袞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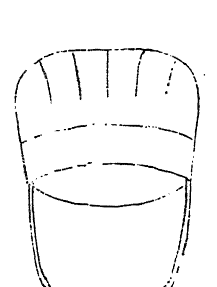
案虞書稱舜觀古人之象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蔡氏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兩己相背取其辨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冕十二旒旒十二玉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十二章者殆合在天之象在地之形以致

備物之敬周未嘗異於虞也鄭氏康成乃謂周取日月星三者於旂常而服止九章此說非也夫周之文物日備故夫子取周之冕豈其大祭之服而采章有損於前代者左氏謂旗有三辰未嘗謂服無三辰也況上公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豈周禮正名分别嫌疑辨等殺之意哉

弁

案周禮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又有韋弁者以韎韋為之則兵服也周禮於王及諸侯卿大夫之皮弁會上有五采三采二采玉璂象邸之飾唯不言士弁之飾則無飾可知矣鄭注又謂爵弁制同於冕但無旒為異或又謂爵弁即韋弁抑知弁以合手為象固與冕殊形而韋弁施之武事又與爵弁異用也哉

緇布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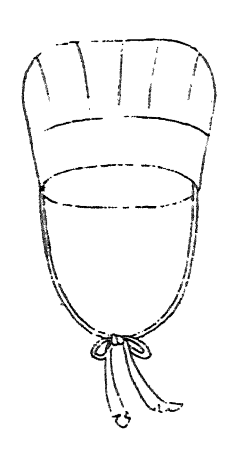
缺項

案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冠畢即不復著所謂冠而敝之也惟庶人則終著之詩云臺笠緇撮是也鄭氏康成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為之屬猶著也無笄者纓而結其絛也案後經文云右手執項則此項乃冠之項因項而得名也云缺項者蓋以此結補項間之缺耳鄭乃改缺

為頍夫頍乃著弁之貌豈得為首服之名乎是說也

存疑可也

冠



案士冠禮有玄冠鄭氏注云玄冠委貌也周官司服有冠弁服注又云委貌也聶氏崇義述舊圖謂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代轉以巧意改新而易其名耳然則委貌也章甫也毋追也冠弁也並用緇布為之故皆可以玄冠名之其制有梁有武有纓有緌有純有縮縫有横縫有襞積或五或七大抵吉冠左辟喪冠右辟吉冠内畢喪冠外畢吉冠圜喪冠厭吉冠玄喪冠素吉冠不條屬喪冠條屬吉冠緌喪冠

不緌吉冠緣喪冠不緣居冠屬武非居冠不屬武此其大畧也　又案古之冠制不可及見已言禮者各自為圖少所可據今姑取其適人情而於經傳不悖者繪為此圖并存諸舊圖於左俾後之學者有所考云

太古冠一

緇布冠

太古冠二

張鎰委貌

梁正委貌

殷章甫

夏毋追

周弁

以上八舊圖存以備考

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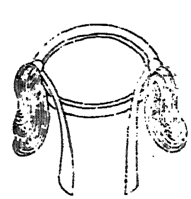
總

案縰以韜髮作紒總以束髮之本而垂餘髻後以為飾皆緇繒為之葢先以縰韜髮而結之又用笄固髻然後束其本而垂其餘縰廣終幅長六尺葢髮之多少長短大槩如此總則束其本而垂之似不必六尺也陳氏祥道曰孔頴達總尺二寸此不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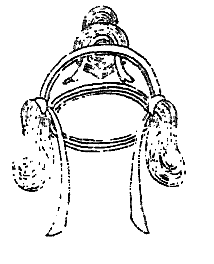
筓

案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笄又女子十五而笄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笄士冠禮皮弁爵弁皆有笄士喪禮用鬠笄喪服傳曰喪笄者櫛笄也吉笄者象笄也然則笄也者固統男女通吉凶合冠弁而皆未可闕者與制長尺二寸或以玉或以象惟鬠笄則以桑爲之長四寸

角



羈



案髦有二兩角夾囟曰角角三角縱橫午達於頂上曰羈亦有以男女分左右者總謂之髦蓋子生三月翦髮留髦於首髮既畢長又以他髮作髦而著之於首父母俱歿乃去之內則子拂髦是拂塵乃著之也未冠笄者男女皆然惟婦不言拂髦蓋自笄後用髮卷首時已去之據雜記女二十而笄燕則髮卷首蓋許嫁則去之則去髦之期可知矣

巾

櫛

案巾以拭物朱子小學圖女人巾蒼艾色亦曰紛帨陳氏祥道曰以巾言之謂之紛與帉同義以拭物言之謂之帨與挩同義男女皆佩之櫛梳也以理髮玉藻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樿白理木澁木也象櫛則滑矣詩其比如櫛則密可知

玄端

案儀禮士冠禮玄端玄裳黄裳雜裳緇帶爵韠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玄端玉藻諸侯朝玄端夕深衣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周禮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為端鄭康成云變素服言端者明異制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者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袪尺有八寸也賈氏公彦曰玄端即朝服十五升布衣也不言朝服而言玄端者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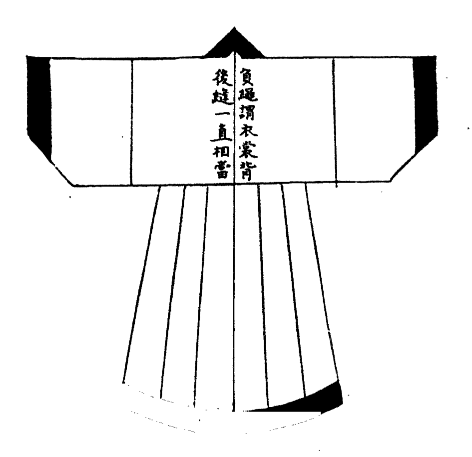
見色而取其正也陳氏祥道曰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齊服玄端則玄端者非特士之齊服而已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此施之於冠也蓋玄冠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天子至士又皆以為燕服然則端衣所用廣矣

哉

深衣前圖

二寸
袷緣
領下緣廣寸半
衣身方二尺
口緣寸半
口尺二寸
袪
袂
袂圜
口緣寸半
口尺二寸
袪
袂
袂圜
衽
衽
裳緣寸半齊緣同
裳下曰齊廣倍要合前後廣一丈四尺四寸

深衣後圖



深衣交領圖

案衣之制同而名異者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内曰中衣而深衣則最爲簡便者其制應規矩繩權衡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衣身方二尺用布幅二尺二寸之廣而縫其二寸也袂方二尺廣與衣身相等也袪廣尺二寸殺其八寸也裳則上狹而下闊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皆寛者居下狹者居上合六幅計之下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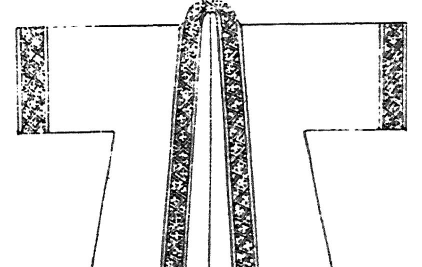
文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爲七尺二寸所謂要半下齊倍要也續衽鉤邊者鄭注云續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玉藻疏曰衽有殺而下者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也有殺而上者謂深衣之衽寛頭在下狹頭在上也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則喪服及朝祭之服也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則深衣之衽也蓋續衽者乃聯屬其裳際兩旁之衽而鉤邊者縫既畢又將其有幅之一旁覆掩其去幅之

一旁而鉤縫其所裁之邊也大抵深衣之異於凡服者有六凡服衣裳不相連而深衣則連衣裳一也凡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斜裁六幅為十二幅二也凡服之帶三分帶下而紳居二深衣則帶當無骨者三也凡服上下殊名深衣則名通上下四也凡服吉凶異用深衣則通乎吉凶五也凡服男女殊制深衣則男女制同六也此所以無適不宜而為善衣之次也

黼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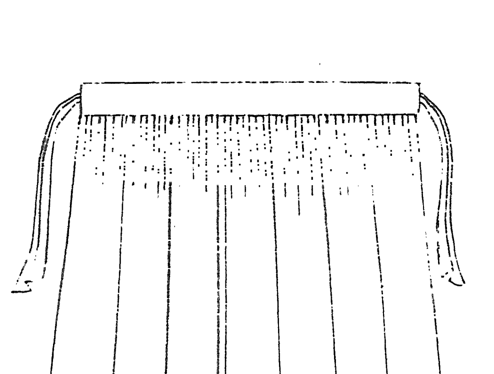
案玉藻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黼裘者以黒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作裘也陳氏澔曰國君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歛　又案羔裘麛裘鹿裘狐白裘狐青裘虎裘狼裘熊羆裘犬羊裘裘名不一要皆隨事異服則文武吉凶之用不一也隨色異名則玄黄純雜之施不同也良裘則其質美功裘則其功多周官有掌皮有裘氏有司裘所以制章身之具酌文質之宜者不亦詳乎

童子緇衣錦緣



案童子不衣裘及裳則其衣制如袍錦緣雖以示文亦冠衣不純素之義居士錦帶童子縞帶用生絹此云錦紳則帶縞而紳錦也士冠禮言采衣紒玉藻言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文有詳畧其制一而已

裳



案古聖人取諸乾坤垂衣裳以治天下則裳已與衣並作至周而裳制大備書顧命有黼裳蟻裳彤裳士冠禮爵弁服纁裳又素積玄裳黄裳雜裳士喪禮凡裒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注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裳前三幅後四幅深衣裳前後十有二幅乃用布六幅斜裁之寛者居下狹者居上也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論語曰非帷裳必殺之殺者有殺縫而無辟積也夫非帷裳斯為辟積則朝服祭

服之有辟積可知矣衰之裳三袧則吉裳不特三袧可知矣明衣裳之長及轂則凡裳不止及轂可知矣深衣裳十二幅則凡裳之幅皆前三後四可知矣鄭氏康成謂深衣連衣裳又婦人服衣裳同色夫深衣之衣裳連則凡裳之不與衣連可知矣婦人之衣裳色同則男子之裳與衣殊色可知矣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夫衣裳之正間異色此古人貴上體賤下體之意也夫

褘衣

揄狄屈狄同

鞠衣

展衣緣衣同

案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讀翬)衣揄狄(讀搖翟)闕狄(讀翟)鞠衣展衣褖衣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狄(褘揄狄讀同上)君命屈(讀闕)狄再命褘(讀為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內司服專言后之六服玉藻則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也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鷂鷂音搖此謂刻畫雉形以為后夫人服也六服皆衣裳相連褘色玄揄狄青屈狄赤鞠衣黃襢衣白褖衣黑翬揄二衣皆刻

繒為雉形而五采畫之闕狄則刻形而不畫蓋褘衣
后祭先王之服也上公之夫人亦服之揄狄后祭先
公之服也三夫人三公之妻侯伯之夫人及王姬下
嫁於諸侯者亦服之闕狄后祭羣小祀之服也子男
之夫人亦服之鞠衣后告桑之服也九嬪公之孤之
妻侯伯子男之卿之妻亦服之展衣后禮見王及賔
客之服也公之卿大夫之妻侯伯子男之大夫之妻
亦服之褖衣后進御於王之服也女御及公侯伯子

男之士之妻亦服之其祭服止於三以婦人無外事
也其衣裳連而不殊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其
服裏而不襌以陰成於偶不若陽成於奇也其諸侯
之臣之妻皆以次受服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

韠士

韍韎韐冕同

革帶 肩 頸五寸 肩 革帶

大夫圜兩肩

諸侯殺上下五寸補以他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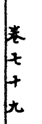
會 領

紕 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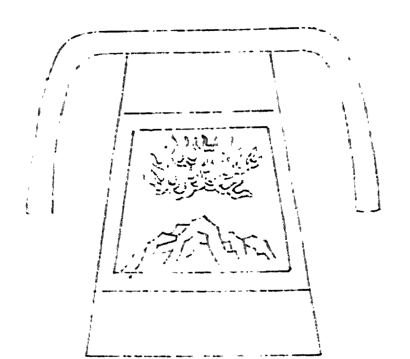
采紃 素純 采紃

紕所不至下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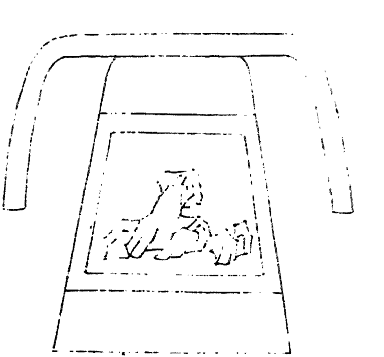
天子韠



諸侯韠



大夫韠



案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注此玄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也直者四角直無圜殺也前後方者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前方後挫角者圜其上角變

於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前後正者士賤與君
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
則方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
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孔疏曰知此
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
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乎且祭服之韠大夫以
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也陳氏祥道
曰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

裳而別以其茀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而足則曰韠以色則曰緼以質則曰韎韐貴者以朱芾賤者以韎韐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劉熙謂婦人蔽膝亦如韠是婦人有韠也韠之為用廣矣哉 案一巾巾字或作帀

諸侯荼

大夫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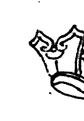
士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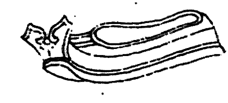
案笏制諸侯前詘後直是圜上而方下也大夫前後俱詘則上下俱圜也不言士者以大夫槩之也中博三寸諸侯中以上殺半寸則上首博二寸半下首仍三寸大夫笏上首從君殺半寸下又殺半寸則上下皆窄而中獨博三寸也

偪

案偪行縢也詩作邪偪鄭氏康成曰偪束其脛至膝則取偪束之義但詩曰邪而舊圖俱作正豈幅本正而邪著之與禮書云邪幅朱色

屨





案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用皮其色有黑有白有纁其制有繶有絇有純士相見鄉飲酒燕禮俱有取屨脫屨之文曲禮玉藻少儀俱言脫屨納屨之節蓋古人於屨以不脫者致其敬以脫者盡其歡所謂一舉足而不敢茍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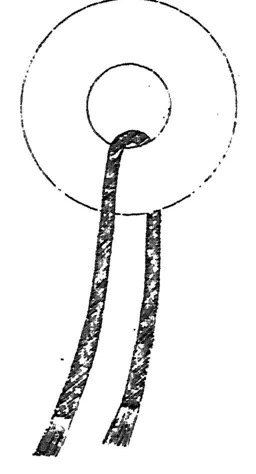
佩

組綬

案禮記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又曰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大戴禮曰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陳氏祥道謂其上衡下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宫羽之應其

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内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宫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比於禮則佩之為物莫適而非道也

象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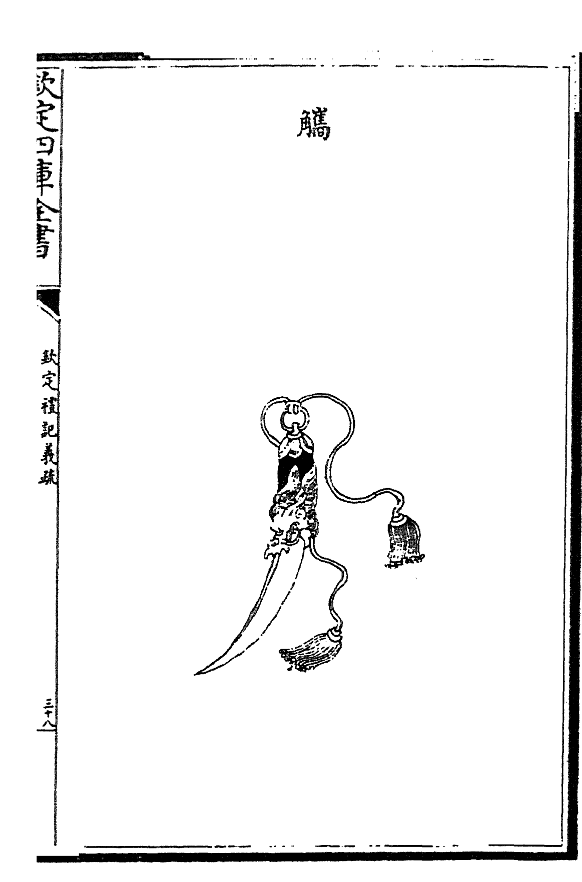
案爾雅肉好若一謂之環綦組蓋以青黑色之組為綬也孔子從大夫之後應德佩所謂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也乃佩象環而綬以綦組故陳祥道以為聖人之謙德

金燧

木燧

案陳氏祥道曰夫燧圜先儒謂晴取火於金燧陰取火於木燧然金燧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凡取火皆木燧豈有間於陰晴耶其說如此但燧言鑽則木燧當銳舊圖首尾皆銳則首尾皆可鑽也

觿



案朱子小學圖說曰觿狀如錐角銳可以解結是以角為之也鄭氏康成曰以象骨為之觿有大小其制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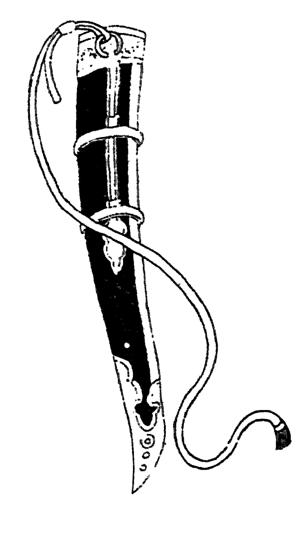
礪

案朱子小學圖説曰礪磨石也陳氏禮書礪亦謂之砥孔氏安國曰砥細於礪

刀

案陳氏祥道曰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桃氏為刃鄭氏曰刃刀劒之屬削今之書刀書曰赤刀大訓孔安國曰赤刀赤刀削少儀曰刀卻刃授頴削授拊鄭氏曰頴環也拊把也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據此則內則之刀當為書刀書刀則削耳盖對文則曰刀曰削散文則削亦曰刀也

遰



案禮記内則子事父母右佩管遰注遰刀鞞也詩曰鞞琫有珌又曰鞞琫容刀陳氏祥道曰鞞琫珌皆刀削之飾而鞞尤在其下也鞞亦作琕杜預曰上飾曰鞞下飾曰鞛

鞶囊

衆鞶袠為貯物小囊内則謂佩箴管線纊施鞶袠箴管線纊皆在矣士昏禮又有衿鞶熊氏以袠為刺鄭氏以衿為帶葢刺袠為鞶以帶繫之其實一耳又鄭氏以衿鞶為盛帨巾陳氏禮書據内則左佩帨巾右佩鞶袠以駁之謂帨巾不聞有鞶也

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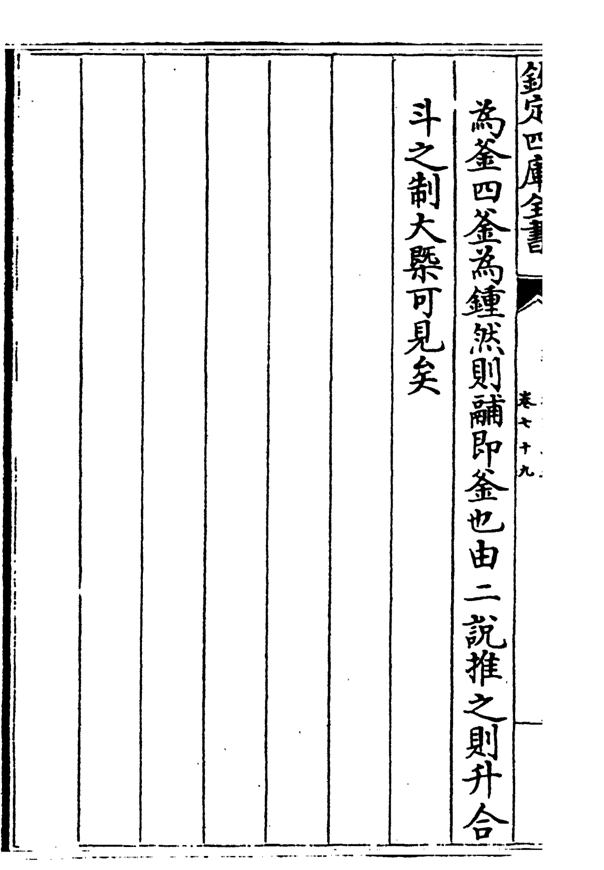
案杖長六尺續漢書禮儀志杖端飾鳩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周禮伊耆氏杖有函其制未聞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鼓 大於量

槩

量耳齊口

案陳氏祥道曰㮚氏升豆鬴止於三漢律厯志五量起於黄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其法用銅深凡六寸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量之耳其上為斛其下斛底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其重二鈞又曰鼓容十二斛槩以竹木為之五量資之以平也又聶氏崇義曰㮚氏疏云鬴六斗四升晏子曰齊舊四量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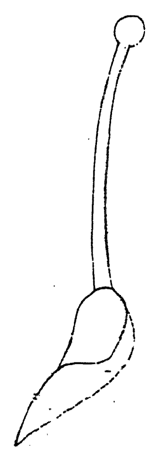


爲釜四釜爲鍾然則鬴即釜也由二説推之則升合斗之制大槩可見矣

土牛

案陳氏祥道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其説蓋有所傳然也

耒耜



案耒狀若曲枚柄耒下前曲接耜者曰庛庛長尺一寸中直者三尺三寸人手執之處二尺二寸自庛至首六尺六寸耜耒頭也古以木後世以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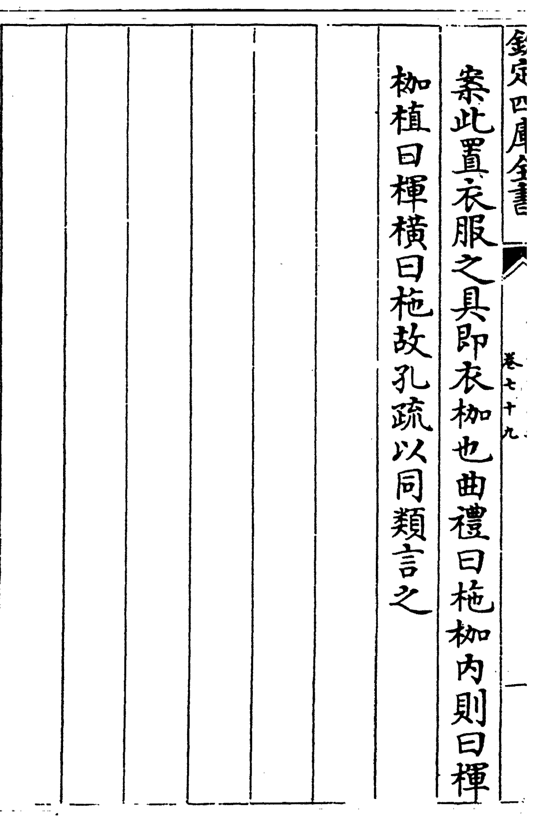
曲

植

案萑葦取於八月至此乃具植不必歲造飭之亦曰具也陳氏祥道曰曲薄也植槌也正義曰案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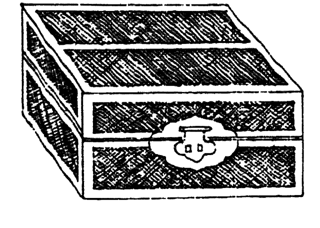
楎

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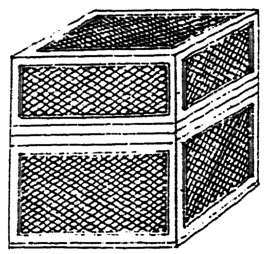


案此置衣服之具即衣枷也曲禮曰椸枷内則曰楎枷植曰楎横曰椸故孔疏以同類言之

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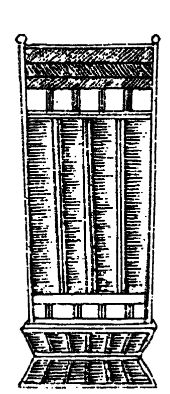


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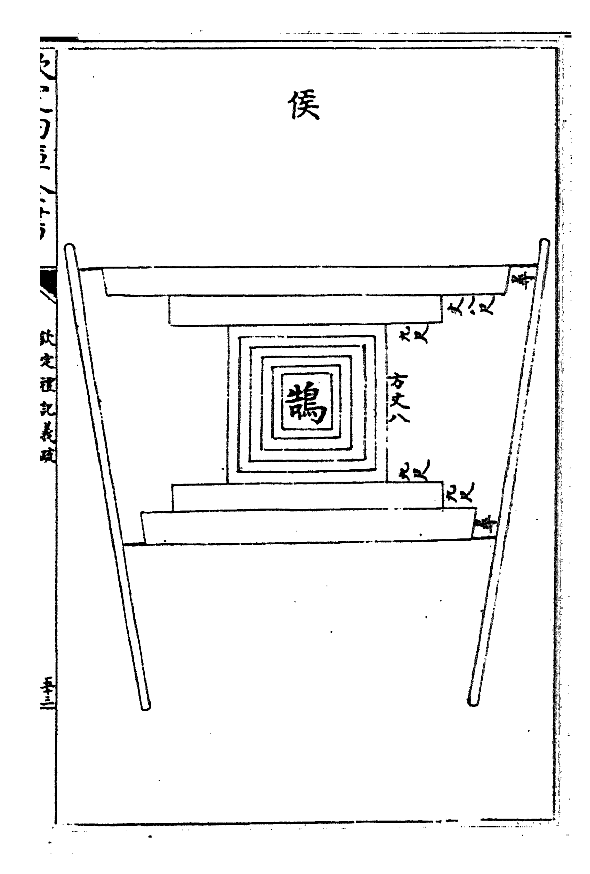
筐

筐



案士冠禮士喪禮俱有篋禮記亦言入學鼓篋篋者以盛物亦以受書也書曰惟衣裳在笥禮記亦云藏於篋笥是笥亦以盛衣者鄭氏謂隋方曰篋方曰笥隋者狹而長也廣長之制未聞　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士冠禮鄉飲酒少牢俱有篚且有上篚有下篚有膳篚有玉幣之篚有飲食之篚其用不同而其制則一也筐用於聘禮燕禮喪禮其形則方其所容則五斛其用則以盛黍稷米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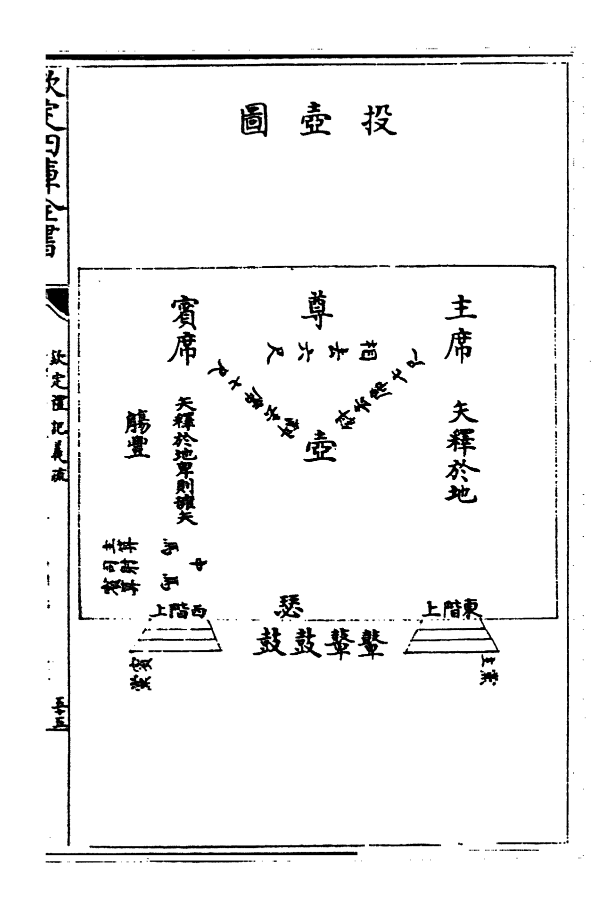
居多焉此皆禮家日用之小物也


侯
鵠
九尺
方丈八
九尺
九尺

案侯制等威不同大小亦異然總而言之有鵠有中有躬有舌又謂之个有綱有縜有植居乎中者鵠也而周乎鵠者中也處乎中之上下者躬也處乎躬之上下者舌也綱所以持侯而繫於植者也縜所以籠綱維持侯者也植所以繫侯而竪於地者也侯道取於弓弓二尺以為侯中以大侯言之侯道九十弓二九為十有八則侯中丈有八尺也三分侯中而鵠居一則鵠方廣六尺也躬倍中大侯中一丈八尺上下躬各

三丈六尺半當侯中兩旁出侯中各九尺舌上下不同上舌倍躬廣七丈二尺以半當躬兩旁出躬各一丈八尺下舌出躬半上舌左右各出九尺合當躬三丈六尺通廣五丈四尺舌上下各有綱綱以繩爲之繫於舌中上下綱左右各出舌尋上綱廣八丈八尺下綱以下舌半上舌計之廣七丈持綱之縜各廣寸其餘七十弓五十弓準此而減其各侯去地之數與總高之數各有差等所謂見鵠于參見鵠于干也凡

侯用布俱橫設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約以二寸為縫故諸幅以二尺計大侯中一丈八尺宜用布九幅其舌及躬俱高二尺餘倣此大射用皮侯燕射用獸侯鄉射賓射用正侯此則諸侯之總式也


投壺圖
主席
尊
賓席
矢釋於地
壺
矢釋於地畢則擁矢
西階上
東階上
瑟
鼙鼙鼓鼓

案投壺與射禮大槩相似據坐燕之後凡主請賓從設中實算及奏貍首請行觴諸儀皆準射禮為之惟壺矢與弓矢有別故視射禮為少省然立馬請慶則又增於射禮之外矣其主賓之席亦異於射禮者壺在南投者必南鄉燕禮主人席阼階上去壺遠意主人請後當從席賓東乃得南面並賓疏所謂與賓俱即席相對為偶共投壺是也據云即席共投則投時在席上矣故席與壺相去有二矢半之度也其主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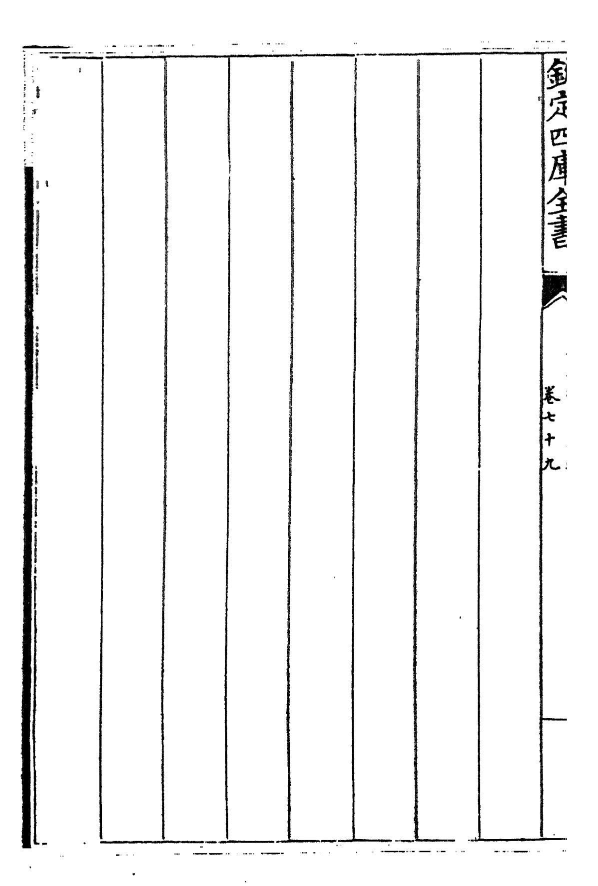
賓黨繼投者記謂算多少視其坐則兩黨亦有席在堂其去壺亦當七尺但無文可考耳至射禮之算皆釋獲者主之此即主之以司射又射禮釋獲者皆在堂下此注謂司射在阼階上者射俟在堂下近門故釋獲必近其所壺在堂上則亦當於堂上釋算也此皆其禮之異者若貍首奏以瑟據射禮瑟工在西階上之東此亦當然舊圖在堂下誤也瑟及工數亦當有隆殺但無可考故圖僅以一瑟縣之魯薛二鼓俱

有鼓有鼙其位及數亦無文可據圖準大射置之階間兩鼓兩鼙鼙俱在鼓東又飲有爵有豐有尊鄉射兩壺在賓席之東大射尊於東楹之西此以士鹿中準之故設之賓主之間豐則依射禮在西階上中馬之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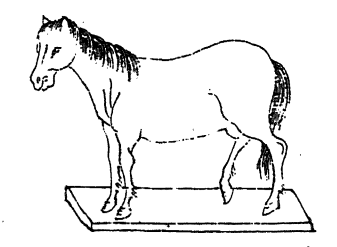
壺

案壺尊皆無耳禮記亦不言耳舊圖有無耳者亦有有耳者意古制無耳有耳則係後人所增圖不加耳以從古也又經言其所容止斗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其異同之處疏說亦不甚楚楚據朱子云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注乃借方體言之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若據方體所虛加以為實數遂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失之是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則二斗之

量積實三百二十四寸者以方者言但為二百四十三寸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者亦以方言但為四十八寸六分則壺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所受僅為斗五升如經之云無不合矣其説甚明故以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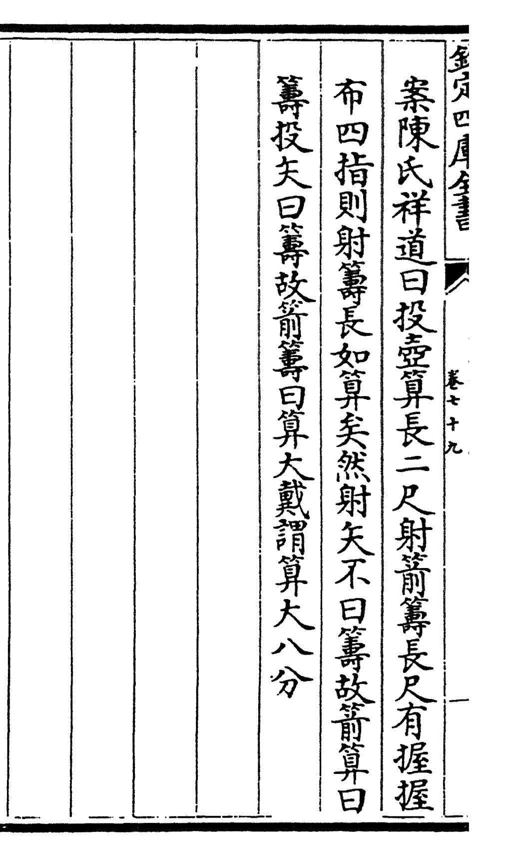


馬



案立馬之節射禮所無其數以三為節則投壺禮止於三如射禮矣馬制未聞據陳氏禮書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

算



案陳氏祥道曰投壺算長二尺射箭籌長尺有握握布四指則射籌長如算矣然射矢不曰籌故箭算曰籌投矢曰籌故箭籌曰算大戴謂算大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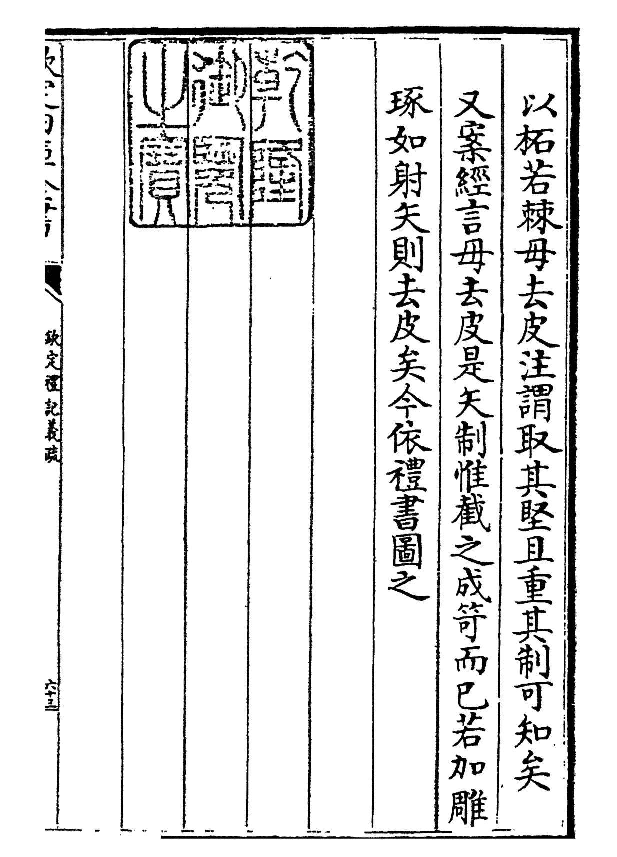
中　　鹿



案鄉射禮射用鹿中鄉射記曰鹿中髤前足跪鑿其背容八算注云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疏云服不氏教擾猛獸有堪受負有不合受負者若今駞受負則四足俱屈又投壺禮孔疏云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鹿兕而伏鑿背盛算舊圖云士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算深尺二寸

籌

案籌矢也聶氏圖投壺之地有三日中則于室日晩則于堂太晩則于庭各就日光為之矢以扶計四指曰扶廣四寸其長短之度各隨其地之廣狹室狹矢長五扶則二尺也堂寛于室矢長七扶則二尺八寸也庭又寛于堂矢長九扶則三尺六寸也經度壺間二矢半注以為七尺者葢據堂上七扶三等矢之中者言之則室中當五尺庭中當九尺也矢又謂之籌算之多少如籌經言八算則二偶各四矢也經言矢


以柘若棘毋去皮注謂取其堅且重其制可知矣

又案經言毋去皮是矢制惟截之成笴而已若加雕琢如射矢則去皮矣今依禮書圖之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九